

段祺瑞傳

(十六)

章 君 毅

廿年關係毀於一旦

歷史重演，通常都是耐人尋思，饒有興味的。尤其是宣統登基，光緒的弟弟載灃當了攝政王，一朝權在手，便將氣來出，袁世凱險些有腦袋搬家之虞，卒由張之洞力主保全，而被清廷以足疾爲詞，放逐滬上，垂釣爲樂。從這一天到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滿人蔭昌指揮不動北洋軍，清廷方於手忙腳亂，岌岌可危之際，再度起用袁世凱，不旋踵而滿清滅亡，老袁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總統，這一頁歷史倘與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三十一日，時年五十一歲的段祺瑞「引病呈請開缺」，以及往後的政情發展，對照起來看，一一加以覆按，不難發現袁世凱的作繭自縛，自速其死，和段祺瑞的依樣葫蘆，照本宣科，以老袁之道還治老袁其身，那真是民初史上最富傳奇意味，極具戲劇化的一章。中國人講因果循環，報應不爽；老袁的報應來得真快。

光緒、慈禧死後不及一月，清廷便命袁世凱

回籍養病。當袁世凱的「太子」袁克定，「皇姪」袁乃寬雙雙的在老袁跟前進讒，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所謂洪憲六君子，在北平石駙馬大街，密鑼緊鼓的組設「籌安會」，袁世凱竊國稱帝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五月三十一日，他便正式下令陸軍總長段祺瑞准給假兩個月，並頒給人參四兩，醫藥費五千元，以資攝衛。同日令以王士珍署陸軍總長，袁段間的親密關係，就此告一段落。

當年，老袁曾在這篇令文之中，像煞有介事的大做文章，他把段祺瑞的稱病請辭，分作下列四個階段，由而擺出一副情不獲已，無可奈何的姿態，這又是老袁的騙術奇文之一：

一、「前據陸軍總長段祺瑞呈稱：自去冬患病，飲食頓減，夜不成寐。」

二、「迨至今春，遂致咯血，多方診治，時輕時重。醫言血虧氣鬱，脾弱肺熱，亟當靜養服藥，方能有效。」

三、「迄今四月有餘，方值國家多故，未敢

言病。現大局稍就平定，擬請開去差缺，俾得安心調理，冀獲速痊等情。當傳諭少給假期調養。」

四、「茲據續請開去各項差缺，俾得安心調養，庶早就痊等語。」

然後，老袁方以不勝扼腕的語氣，一再強調的說。

「查自辛亥改革以來，該總長勛勞卓著，艱險備嘗。民國初建，憂患迭乘。數年經營，多資臂助，因而積勤致病，血衰氣弱，形容羸削。迭於會議之時，面諭該總長酌於一星期抽兩三日，赴西山等處清靜地方調養休息，以期氣體復強。而該總長以國事爲重，仍不肯稍就暇逸，盡瘁事國，殊堪嘉尊。」

緊接着才語調一改，急轉直下的說：

「茲據呈請開缺，情詞肫摯，本大總統爲國家愛惜人才，未便聽其過勞，致增病勢，特著給假兩個月，並頒給人參四兩，醫藥費五千元，以資攝衛。」

最後，再假惺惺的來上一段期勉之詞，袁世凱說：

「該總長務以時局多艱爲念，善自珍重，並慎延名醫，詳察病源，多方施治，切望早日就痊，立即銷假。其在假期內如有軍務重要事件，仍著隨時入內會議，以抒嘉謨，而裨國計。」

從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練兵，把段祺瑞調了去充任重要幹部，得力臂助，自此成爲北洋軍中的虎將，段祺瑞替袁世凱冒險犯難，出生入死，打下了一片中華民國錦繡江山。到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五月，被上一紙令文，立予罷黜，袁段同心同德，通力合作的時期，計達十九年之久。十九年親密無比，如手使臂的主從關係，如此這般一筆勾消，就往後的時勢發展而言，有一點是絕對可以確定的，那便是對袁世凱損失頗鉅，而對段祺瑞本人，却是因「禍」得福，利莫大焉。因爲，主從之間恩斷義絕，段祺瑞便正好擺脫一切羈絆，遇有機會就放手大幹。過去他一切爲老袁，茲後他就毫無顧忌的發展自己的事業了。

府邸遇刺手戕凶徒

段祺瑞從此杜門謝客，深居簡出，却是他也並不離開北平，仍然住在老袁一大手筆，所贈予的價值三十萬大洋的府學胡同寓邸裏，對於楊度、梁士詒勸進，袁乃寬加緊籌備的老袁登基當洪憲皇帝的協力竊國之舉，冷眼旁觀，不置一喙。整日閑來無事，他便約三兩知己，下下圍棋。圍棋可以說是段祺瑞的平生唯一嗜好，而也唯

有在這一段時期裏，方始能讓他一盤接一盤的下，大大的過了棋癮。

詎料，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有一天夜裏，府學胡同段公館居然出現了刺客，消息傳出，頗有舉世駭然，中外震驚之勢。段祺瑞遇刺大概是在民國四年八月間，據說那天夜晚風雨淒其，略有涼意，段祺瑞在他的書房裏閑得無聊，拿了一本棋譜在看，約摸看了一兩個鐘頭，頗有倦意，他正要收好棋譜上床就寢，驀的發現門帘無聲的被掀開了一角，彷彿有一條人影竄了進來。那時節段祺瑞防範嚴密，即使平時在家燕居，身畔都備得有手槍的，因此他迅即拔出槍來向那黑影開了一槍，當下但見那黑影在暗中一閃，繼續的再往書房裏竄，段祺瑞不敢怠慢，「砰」的一聲又是一槍射去，這一下，那條黑影竟然鑽到他的床底下去了。

連續的兩次槍聲，驚動了段府的侍衛和僕役，從四面八方奔向上房。人聲喧闐，脚步雜沓，這時候段祺瑞將煤油燈捻到最亮度，使偌大的書房之中大放光明，他親身掌着盞燈，偻身去看床下，當他看清楚了床下的情景，立刻高聲喊叫：

「賊在這兒了！」

侍衛、僕役忙不迭的趕到，衆人七手八腳，將段祺瑞床下的那名刺客拖了出來。北洋之虎段祺瑞的槍法很準，他從明裏向暗地開了兩槍，兩彈中其一，而且是命中要害當場畢命。否則，刺客既已鑽身床下，再由暗處向明裏扣動板機，段祺瑞就很難逃得過這一關去。他的衛士從刺客身上搜出手槍一支，很顯然的他還來不及拔出槍來下手。

衛士、僕役七手八腳將刺客拖出來以後，繼之以七嘴八舌，衆人都說：

「這個刺客是怎麼樣混進來的？簡直的令人不可思議，無從想像！」

然而，段祺瑞的內心裏却早就定好了主張，他聲色不動的揮揮手說：

「沒有什麼可議論的，你們把他拖出去，明早悄悄的埋了。」

衛士、僕役還在大不甘心的說

「這傢伙不是汪洋大盜，就是飛賊刺客，非得叫軍警衙門澈底查究一下不可。」

北洋之虎段祺瑞，自身正陷在龍潭虎穴裏，他深知韜光養晦，明哲保身的道理，變得機智深沉多了，所以他當場嚴詞告誡的說：

「你們那裏曉得這其間的利害？現在時勢大不相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個人分明是奉到差遣，或者是爲了金錢，甘心捨了性命來行刺的。我今天沒遭毒手，那是萬幸。你們還是等到明天早晨，找口棺木把他埋掉，這件事情多半就此不了了之。萬一有人前來查問，就說死者是我們家的一個傭人。」

衆人齊同一致應了一聲：

「是！」

段祺瑞却在他們昇出屍首之前，叮嚀他的衛士、僕役們說：

「今夜的事，大家必須嚴守秘密。而且從今以後，門戶要格外的謹慎，稍微面生一點的人，一概不許進門。誰敢有違我的命令，必定嚴加懲處，決不寬貸，到那時候可別怪我翻臉無情。」

江電聞謠斬求自保

可是，紙包不住火，段祺瑞遇刺倖免一案，不消三兩天即已傳遍北平城，茶樓酒肆，竊竊私議，甚至有人認為經此一事可能導致北洋巨閥的內鬨，因為任何人都能推測得出這名刺客必定大有來歷。理由很簡單，就算嫉段如仇的太子袁克定，想要根除「肘腋之患」，倘非袁世凱默認或點頭，他也沒有那麼大的胆量。於是北平政壇人士都不得不暗底下一翹大拇指，認為段祺瑞的不動聲色，七鬚不驚，應付手段確實是相當的高明。

袁段已成水火，從暗鬥演變為明爭，老袁一代梟雄，心狠手辣，段祺瑞的處境也就越來越危險，當年段祺瑞所可恃的自衛之道，便是竭力避免跟老袁破臉，他很明白，一旦老袁抓破面皮，那他就準定活不成了。偏偏，有一家日本報紙，在八月二日那天，也不知是否存有坐山看虎門，抱着「兩虎相鬥，必有一傷」的幸災樂禍心理，隱隱約約的揭露了段祺瑞遇刺的消息。段祺瑞對老袁的心理瞭若指掌，他唯恐老袁老羞成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連忙通電關「謠」，發表了轟動一時的江電，字裏行間，這一個江電分明是寫給老袁看的：

「二十年前大總統（指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祺瑞以一武備學生充下級武秩（段祺瑞時任威海隨營武備學堂教習，被袁世凱調充新建陸軍砲隊統帶），與大總統素無關係，乃承採及虛聲，立委為砲隊統帶，升任統制。不數年由千總微職

擢道員，總兵、副都統各職。及大總統還山再起，祺瑞復見任湖廣總督，陸軍總長各職。以大總統知祺瑞之深，信祺瑞之堅，遇祺瑞之厚，殆無可加。是以感恩知己，數十年如一日；分雖部下，情逾骨肉。近數年來，祺瑞因吐血失眠，顧懇息肩，乃包藏禍心之某國報紙，以挑撥離間之詭計，直欲誣罔祺瑞為忘恩負義之徒，甚至偽造被人行刺之謠，更屬毫無影響，唯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謠言。」

和袁世凱的另一支鐵臂，國務總理趙秉鈞比較起來，民國四年八月遇刺以後的段祺瑞，對於老袁的雄猜心理，險毒手段，畢竟要揣摩得透些。趙秉鈞眼見老袁頻頻的殺人滅口，一再苦諫的說：

「以後誰還敢給大總統辦事呢？」

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趙秉鈞竟在天津直隸都督衙門中毒，七竅流血而死。袁世凱送他「愴懷良佐」的輓額，還有一副貓哭耗子的輓聯：

「弼時盛業追泉益；

匡夏殊勳慰管蕭！」

那一年的趙秉鈞也是五十一歲。然而同為五十一歲的段祺瑞，却能在遇刺以後保持緘默，更進一步的在日本報章披露消息後，以一紙江電：「知之深，信之堅，遇之厚殆無可加」四語，攔住了袁世凱的毒手。「伸手不打笑臉人」，老袁怎好意思明目張膽，一而再，再而三的非致段祺瑞於死地不可呢？

江電問世後，段祺瑞在北平城裏越加小心謹慎，連那幾位並無政治色彩的棋友都摒諸寓邸之

外了，他自己更是不聞外事，裹足不出。等風波過後，塵埃落定，他再請准老袁，搬到西山靜處關室養病，大有無意作出岫之雲，從此不履京華之概。即令如此，老袁對他仍覺得放不下心，經常都遣有密探，在段祺瑞附近窺伺他的一舉一動，所以說段祺瑞西山養病期間，等於是被老袁軟禁，似乎也並不為過。

兩位師爺一致遭殃

袁世凱當然曉得段祺瑞的左右，也有哼哈二將，兩名親信心腹，那便是靳師爺靳雲鵬，和徐師爺徐樹錚。想當年靳雲鵬、徐樹錚、吳光新、傅良佐，一向被譽為段祺瑞的四大金剛。四大金剛之中，又以靳、徐二人為言無不聽，計無不從的出將入相角色。不過民國二年九月，靳雲鵬已出任北洋第五師師長，旋即升任山東督軍，成為段祺瑞最得力的外府，他在必要時可以出為段祺瑞的化身，替人、繼承者，不像徐樹錚，始終都在段祺瑞的左右，幫他奔走畫策。

自從段祺瑞辭了陸軍總長，下台一鞠躬，袁世凱立刻便想斬掉段祺瑞的一雙左右臂，免却心腹之憂。於是近在京師的徐樹錚便頭一個挨刀，六月下旬，老袁唆令他的爪牙提出查辦案，給徐樹錚當頭一棒。然後，六月二十六日，乾脆以查辦案為名，把徐樹錚一脚踢出陸軍部，改以田中玉為陸軍部次長。

第二個該擡的就是靳師爺了，然而，靳雲鵬督魯已歷兩年，他有山東一省的地盤；還有張樹元所部的第五師，實力頗不可侮。何況靳雲鵬工

於心計，手腕靈活，他一看段祺瑞被黜，早就料到自己既失與援，袁世凱必定會得找他的麻煩，所幸山東與江蘇接壤，宣武上將軍馮國璋時正宰制東南半壁江山，長江三督包括湖北王占元、江西李純、江蘇馮國璋兼，都是馮系人物。因此他便向馮國璋大送秋波，由而傳出了靳馮組成聯合陣線的消息，使靳馮二人的聲勢同時為之一振。

這一下老袁投鼠忌器，不敢開靳師爺的刀了；同時又由於靳既附馮，馮國璋的聲勢日益浩大，當時各地謠言朋興，都說靳雲鵬在實際上業已成為段祺瑞的化身，靳馮聯合陣線實際上也就是段馮聯合陣線，這一個說法頗使老袁着了慌，他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採取緊急措施。一方面，命他的大兒子袁克定加緊編練「模範團」，建立袁家武力，用以取代逐漸離心離德，在老袁、袁克定看來「暮氣已深，欲振乏力」的北洋軍，另一方面，則儘可能的調兵遣將，預先防堵。

對付靳馮，袁世凱係以穿心與分化戰術齊頭並進，雙管齊下，他把靳雲鵬所掌握的基本部隊——北洋軍第五師一剖為二，硬逼着第五師師長張樹元，調派所部一個旅進駐蘇州，使山東全境的駐軍人數跌進一萬大關。然後，再在民國四年冬，以「換防」為名，將全國各地的北洋軍，作了如下的一個大調動：

一、將袁克定所編練的模範團，擴編為第十師（張永成）、第十二師（陳光遠），再添募三個混成旅，駐紮江西，形成一股堪與馮國璋對抗，尤能震懾東南、華中、華南的一股新興力量，毫無疑問的，這些都是老袁的嫡系部隊。

二、調北洋第四師（楊善德）、第十師（盧永祥）進駐上海、松江，並派老袁愛將鄭汝成為上海鎮守使，監視馮國璋，並且防止浙軍北上。不久，又派第四師的第十四團南下入閩。

三、以老袁的忠狗倪嗣冲的安武軍第一路，進駐南京，使馮國璋不敢輕舉妄動。

四、山西都督閻錫山原有第一、第二，兩個混成旅。袁世凱却硬逼着閻錫山將兩混成旅裁減縮編為兩個混成團，削弱閻錫山的勢力。同時又在山西募兵，而命北洋將校李炳之設立第十三混成旅，使李炳之和閻錫山分庭抗禮，兵力等量齊觀。

北洋將領離心離德

就由於袁世凱亟欲稱帝，清除異己，君臨全國，乃使北洋軍的兵力，又獲得一次大擴充的機會，當然，這大事擴充的北洋部隊，在袁世凱死後，段祺瑞當權的時期，又統統移交給段祺瑞了。不過，就各種珍貴史料，湊齊一個帝制戰爭前後，北洋軍的分佈情形，臚列於後，必有助於讀者的參考：

北洋第一師	何宗蓮	駐察哈爾後改蔡成勛
北洋第二師	王占元	駐武漢後改石金聲
北洋第三師	曹錕	駐岳陽
北洋第四師	楊善德	駐上海
北洋第五師	張樹元	分駐山東、蘇州
北洋第六師	李純	駐江西後改馬繼增
北洋第七師	張敬堯	駐馬廠
北洋第八師	李長泰	駐北平

北洋第九師 張錫元 駐南陽

後改黎天才駐鄂西

北洋第十師 盧永祥 駐上海

北洋第十一師 張永成 駐江西後改李奎元

北洋第十二師 陳光遠 駐江西

北洋第二十師 范國璋 駐岳陽

北洋第一混成旅 施從濱 駐鎮江

北洋第二混成旅 褚恩榮 駐武漢

北洋第三混成旅 黃振魁 駐江西

北洋第四混成旅 伍祥禎 駐淮安

北洋第五混成旅 劉詢 駐湖北孝感

北洋第六混成旅 王懋賞 駐開封

北洋第七混成旅 唐天熹 駐鄭州

北洋第八混成旅 徐占鳳 駐江西

北洋第九混成旅 丁效蘭 駐福建

北洋第十混成旅 張毅 駐福建

北洋第十一混成旅 王麒 駐山西

北洋第十二混成旅 黃國梁 駐山西

北洋第十三混成旅 李炳之 駐福建

北洋第十四混成旅 臧致平 駐福建

北洋第十五混成旅 賈德耀 駐山東

北洋第十六混成旅 馮玉祥 駐山東

北洋第十七混成旅 潘鴻鈞 駐山東

當年袁世凱麾下的北洋部隊，除了上列的十三個師，十七個混成旅之外，還有駐北平的拱衛軍、禁衛二軍，以及張勳的定武軍、倪嗣冲的安武軍，姜桂題的毅軍，說北洋系的勢力盛極一時，那是毫不為過的，也許，這就是袁世凱心目之中，所憑恃的登基稱帝的一筆最大資本吧。

不過，北洋軍將領在袁世凱稱帝前後，由於段祺瑞的兵權被奪，唇亡齒寒，難免二三其德，衆叛親離，對於袁世凱，也在漸漸採取敬而遠之，等看好戲的態度了，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小站練兵之初，袁世凱掌握北洋部隊，是透過龍虎狗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之手，民元以後，「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王士珍首先表示自甘淡泊，處處退讓，回他河北正定家鄉，優游

度日，只有在北洋首要鬧的糾紛難分難解時，他才勉任艱鉅，出山維持一段時期，事後他又立即飄然而去，因此，北洋兵權，實際上是操在段祺瑞、馮國璋二人的手中。尤其段祺瑞自民元到民四，始終是不倒翁式的陸軍總長。所以，段的駕馭力量，又在馮國璋之上。

但是，段祺瑞却鄭重聲明，要磕頭，他絕對不去。這時候，馮國璋便計上心來，唬段祺瑞說：「好吧，不磕就不磕。」殊不知，兩人同往公府，晉謁袁世凱。馮國璋頓時就跪了下去，行跪拜大禮。段祺瑞沒料想到他有這一著，手足失措，無可奈何，只好也和馮國璋並肩跪下，磕了三個頭，樂得老袁笑呵呵的，連忙欠身伸手，一疊聲的說着：

「不敢當，請起請起！」一面喊他侍立在側的幾個兒子：「你們快來還禮呀！」

然而，業已以「儲君」自命的袁克定，却昂起了頭，故意裝做沒有聽見，他不答禮，他的弟弟們便也跟着安然不動，這一幕，却是段祺瑞、馮國璋看在眼裏，氣結心頭的。因此，當兩個人辭別袁世凱出來，段對馮，馬上就出語埋怨：

「華甫，都是你！臨到跟前拖我磕頭，老頭倒還客氣了一下，大爺（指袁克定）偏就架子十足，目中無人，你看他那一副德性，簡直是在把我們當奴才看麼？」

當下，連馮國璋也大搖其頭，面帶愠惱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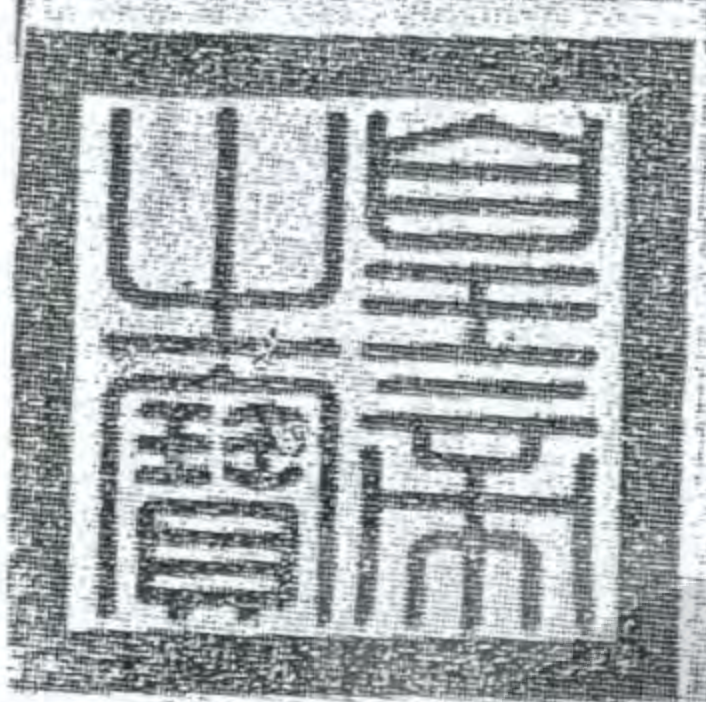
「芝泉，難怪你發脾氣，連我也忍不下這口氣！從今以後，我跟着你走！你說得對，咱們總不能當奴才呀！」

事後，也曾有袁克定的親信，提醒他那日毫無緣由的開罪了北洋系的兩根擎天柱。詎料，袁克定竟會振振有詞的道：

「這兩個是老頭子養大的，現在已經太過於看重他們兩個了。倘使我不折折他們的驕氣，將



十年南漢軍紀元之回憶
袁世凱



袁世凱當了八十三天洪憲皇帝，却鬧得北洋軍將領衆叛親離，袁段交惡，終至分道揚鑣，圖為袁世凱暨其帝重，各項文件暨紀念幣。

迫不得已磕下頭去

民國四年過農曆年，馮國璋專程北上，抵達北平，給老主子拜年，他聽說早年的小站老人，都已經向袁世凱行磕頭大禮，唯獨段祺瑞，大大的不以為然，因此他遲遲不曾赴新華宮賀歲。馮國璋便先赴段宅，竭力的勸促段祺瑞說：

「芝泉，你何必這麼任性呢？磕頭跟鞠躬不都是一樣，你就姑從衆，跪上一跪吧？」

來更難駕馭，說不準，他們還會爬到我的頭上來呢？」

事實上，袁世凱早就在另建袁家武力，亟欲取北洋軍而代之。因為他想當皇帝，首先和他發生重大利害衝突的，正是段祺瑞和馮國璋，這一層重大關鍵，老奸巨猾如袁世凱，焉有不知之理？我們可以說，自癸丑二次革命失敗，北洋軍席捲全國，聲勢如日中天的那時候起，袁世凱早已定好了對付段祺瑞與馮國璋的「妙計」，對馮國璋他使的是調虎離山的伎倆，派他坐鎮東南，開府金陵，却又在他的週圍佈下幾枚舉足輕重的棋子，如倪嗣冲，如楊善德，如盧永祥，如張勳，都對馮國璋有所箝制作用，使馮國璋困坐南京，無從北上參與逐鹿。

對段祺瑞呢，袁世凱所採取的則是釜底抽薪之計，而釜底抽薪最厲害的一着，厥在編練模範團，建立袁家軍。這一着棋的可怖之處，尤在他建立基本武力之外，還要把段祺瑞所掌握的北洋軍剝皮抽筋，抽樑換棟，然後再砸成稀爛。

編練模範團，毫無疑問的是爲了對付小站舊人，北洋軍要，然而，若謂袁世凱是由於北洋舊將暮氣日深，段祺瑞已浸假取代他自己在北洋軍中的領袖地位，方始有此一舉，終於導致袁段分家，那就未免太低估袁世凱了。因爲，袁世凱的陰謀竊國，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他的每一項陰謀都是醞釀已久，在本質上，決非應付任何突發事件而起。

烏盡弓藏兔死狗烹

早在民國三年春，袁世凱即已計劃在他的統率辦事處之下，成立一個模範師籌備處。第一步計劃先行編練兩個師，中級軍官一概用留學生，下級軍官則由保定軍校和陸軍速成學校的畢業生充任。爲此，袁世凱特派袁克定，和德國的丁克滿少校、法國的白禮蘇中校等人，研究兵學，期以速成，同時又派堂侄袁乃寬主辦軍需，並且指定由江南製造局供應軍火。

成立之初，辦法略有變更，袁世凱不憚煩勞，決定親自主持其事，他成立模範團，團本部設在北海，團址則在西城旂檀寺，袁世凱自任團長，他派曾經當過赤峯鎮守使的陳光遠爲團副，籌備員則爲王士珍、袁克定、張敬堯、陳光遠。

模範團的任務在於訓練十個師所需的各級軍官，袁世凱定了一個兩年半計劃，分爲五期，每一期可以產生兩個師的軍官幹部，新成立的部隊，所有軍械配備一律向德國訂造。模範團的學員，除了由廬昌從保定軍校第一期選拔河北、河南、奉天、吉林四省學生二百八十名充任中下士外，所有士兵學員均自北洋各師下級軍官中選拔其精銳。由此可以想見，設置模範團的目的不但要建立一支袁家新軍，而且還要把北洋各師拉空砸爛。因此，所謂模範團，實際上却是一個軍官速成班。

在袁世凱親自主持之下的模範團第一期結業，老袁特地鄭重其事的設立了一個名爲「新建陸軍督練處」的機構，開始大規模的募集新兵，從而編練成拱衛軍步兵四旅、炮兵一團、騎兵一團、機關槍營一營、輜重兵一營。這一支拱衛軍，

後來改編爲北洋軍第十一、第十二兩師，由張永成、陳光遠分任師長。

模範團第二期改以袁克定爲團長，陸錦任團附，但是這位袁克定大爺賣弄聰明，自作主張，他特地挑選一批中學以上程度的學生，和來自北洋各師的下級軍官混合訓練。其結果是一半以上的學員文不成、武不就，被認爲程度不夠。因此後來只編成了一個第九師，即以團附陸錦爲師長。袁世凱的模範團，前後祇辦了這麼兩期，各以半年的時間，訓練出了三個師的軍官。袁世凱對這個模範團倒是很花了不少的功夫，訓練時期，不論他怎樣忙碌，也必定每星期親赴團部兩次。一次策馬視操，一次則召集全體軍官訓話。

模範團的訓練目的，在於效忠袁世凱一人。因此，民國四年元月十三日，模範團的全體團員齊赴關廟宣誓，袁世凱派侍從武官長、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辦事員廬昌監督，由團副陳光遠率領全體團員，高聲朗讀如下的八條誓願：

「服從命令，盡忠報國，誠意衛民，尊敬長上，不惜性命，言行誠實，習勤耐勞，不入黨會。——誓願八條，甘心遵守，違反其一，天誅法誅。」

袁世凱傳 一代梟雄

章君毅著 定價叁拾陸元

全書廿萬字，三百餘頁，分裝兩冊，合售叁拾陸元。